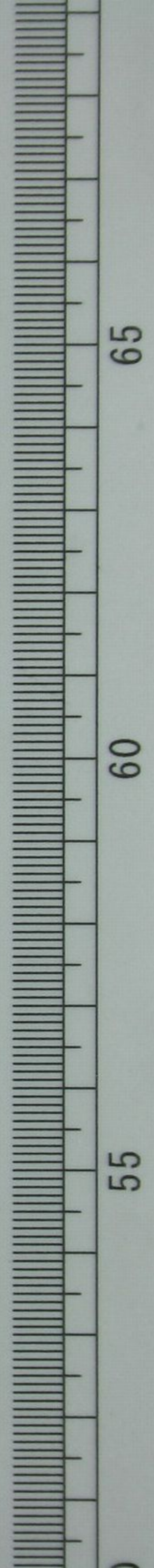


廣治平畧

自二千  
至北四

113
673
4



1 13  
878  
4

廣雅釋義卷三

平江蔡方炳為霞定本

賑恤篇

周代賑恤

天正五年二月  
花房山火記氏寄贈

天。災。流。行。同。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存。恤。之。則。民。安。得。  
而。生。聚。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察。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租。三。曰。緩。刑。  
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書。禮。八。曰。殺。哀。九。曰。審。樂。十。曰。多。昏。十一。  
曰。索。罪。刑。十二。曰。除。盜。賊。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  
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同。先。王。備。又。時。若。彌。之。密。矣。二。潮。漫。漶。禦。  
之。周。矣。嬰。牙。代。犧。鑿。之。索。矣。此。皆。未。災。而。豫。備。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必。待。  
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家。宰。  
以。三。十。年。之。通。制。因。用。至。餘。十。年。之。食。此。呈。出。入。也。當。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  
積。以。恤。鳧。厄。養。孤。老。此。待。施。惠。也。當。法。也。虞。人。數。邦。周。積。民。食。食。不。能。人。一。鬴。

廣雅釋義

卷下

賑恤篇

周代賑恤

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頌也常法也。師泉府積三粟與歛不善者平糶而貸之此貴國服也。清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是以未嘗不早而以不察告未嘗不飢而以不害國語曰三代而上者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不特此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木鬻梁不種出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凡事皆加減節。賑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灾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戕則不舉。殺牲盛。豈但飲食為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興作皆為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聖子沾冠瀕於死亡為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至其喪荒之式見于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凡為一書常時天下各自有虞歲之所遇凶荒賑發濟民而已。至王政既衰秦飢乞糶于晉魯饑乞糶于齊歲一不登則乞糶于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而管子輕重篇不過君民互相讓奪收其權於上而已。舉周官荒政一變為救散輕重之權又豈復有及民之意哉。

漢代賑恤

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不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寡孤獨窮困之人或危于死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賑貸之于是賜帛粟有差武帝元鼎二年春人雨雪夏大水關東飢死者以千數詔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戍者具粟以聞已而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及還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宣帝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貧困乏其令大官增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承租穀入闕者得毋用傳元帝初元元年詔令郡國被害甚者毋出和賦江陵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門東郡國大水飢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惟德淺薄無以保治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木僕減穀食馬水衡省凶食獸成帝

為嘉四年春。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詔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多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愧然者。孰常助朕憂之。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貧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連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竭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大穀物助縣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卽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遣使者捕蝗。民捕請吏。以石計受錢。天下民貧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葬錢。罷安定呼麻苑。以為安民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干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後漢世祖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設備賑。

蠶入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贖。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廢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弛加循撫。無令失職。明帝永平中。詔。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入三斛。二千石。分給五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整齋。請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城內外廩。及涼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悉得採地不收其稅。然是時。令有司。務擇良吏。而有司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生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詐起。安帝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言。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瞻可依正。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徒置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誠父母之計也。即擢準守冀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飢人。而人相食。啖曰骨。委積。帝疑賊卹有虛。乃親于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

張地篇 漢代賑恤

三

實使侍中劉洎出責有司收候者實目是之後多得多濟

隋代賑恤

隋文帝開皇時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充沐許等州大水百姓飢餓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宣發廣東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贖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連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糧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始將一期乃師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難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代賑恤

唐太宗貞觀初畿內蝗上人苑中取蝗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恐成疾土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

吞之是歲蝗不為災元年山東旱遣使賑恤蠲其租賦二年關內旱飢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寶贖還之中宗景雲三年關中大飢詔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元宗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餓法制曰承而饑僅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故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代宗時河東租庸鹽鐵使裴諳入計帝召問植酷利歲入內幾何諳久不對帝復問諳曰臣頃自河東來涉三千里而民人愁莫殺菽未種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必先訪民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節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德宗貞元時比歲飢僅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愛恤恐生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諛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慶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賑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退而奏曰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具其由教化未至日希烈亂常汚染准何職責廢闕責當有歸在于編氓

豈在其怨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去善救之心當軫紀隍之慮今者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可恤或異是使某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為計也乃遣賑之使宗以後屢遭旱飢嘗勅州縣一切停止稅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而有司竟不能行大槩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夫三代之時所謂田賦者大抵不離乎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于蠲貸而當時之民亦乘義以急其上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激幸其或蠲秦漢而下賦稅之類始定而民不敢逋懸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土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蠲恢招士字則有蠲甚至三歲郊祀之赦亦必有蠲以為常典蓋正歛之法本苛逋次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乘時蠲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策刻上下胥失之矣

宋代賑恤

宋之為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分于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歷為諫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蠲祠部度僧牒東南則蠲發運司歲漕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備閭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彼賦入之有支移折賣者省之舊給蠶鹽若和糶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閉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浩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滄魚果蔬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因繫省刑罰飢民叔困窘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閱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庖廩食之或人日給糧

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遺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募軍籍或募少壯與修  
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舟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  
地運薪糧給之因飢役若壓溺死者官為埋祭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  
價翔踊置場出來及新歲裁其價予民前後卒以為常惶為害又募兵撲捕易  
以錢果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造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懷  
不在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  
儲尚餘萬宜以資民有可准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  
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平廣南江南輕詔賑  
具飢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矣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  
是時惡民所積不為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  
行養民之政于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始遇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  
災變則避朝服賑損膳徹樂恐阻修省見于顏色擗垣哀矜形天詔旨復上義

君臣廣惠倉使老幼無疾者皆有所養真朝相承其德于民也既周其施於民  
也其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皇祐間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乃縱民  
糶與貸在日出燕湖上論諸守者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下是諸寺工作累  
新又新倉殿吏舍日夜于大監司勅奏杭州不郵荒政游宴輿作傷財勞民公  
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廢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備力之人皆得仰食于  
公私不至轉收崩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富獨自郵移青  
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拯救當察之州縣人既很多倉廩不能供  
散以粥散歎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者氣革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弊是  
時方春野有青藜公出撈要路令饑民聚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  
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粟道所在贖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  
巖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擅收澤之利分遺寄居閑官往手其事與流民  
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

百至人人感敷爲之盡方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其間瘠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充諸軍自是安輯流民多以青州爲法滕甫知鄆州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按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厝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按地井窳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老者休民至如歸王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慮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土其事有詔褒美女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計城門一十八院欲買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糶限升斗或抑價適足以增其氣又米卒不可得而平知臨事當有術也趙抃知越州值吳越六旱牀前期爲備合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一百餘人故事歲區窮人當給粟三于人而且公飲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勿小半之憂其眾阻謀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口而人受二口之食憂且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在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糶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俸獨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于是米高輒湊價頓減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於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儆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執官爲責其償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民得免于轉死皆公力他如張詠之治蜀歲糶米六萬不著之皇祐甲令知郟州劉叟發糶振飢民賴全活者甚眾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救荒之法爲畧且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差官支撥梗米于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遂就經過每人支與米一斗小者



友與米五升仍諭在京難以任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司馬光以為存  
損無益上疏曰民之本性壤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親戚棄丘壟流離道路乞  
丐于人哉以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糶秋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  
穀隨手靡散春指夏孰莫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為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蟲螟則  
餓殍已絕公私素然無以相救鉅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  
失在于無事之時不在子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  
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與不急之役吏緣為奸竄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為生  
則不免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德樂之知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  
剝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指之處  
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是  
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乎得  
人莫若謹于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陽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能

使多方那離斛斗台使賑濟不州縣之民若斗數少不能周徧者須救土著農  
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為矣若富室有蓄積者  
官給印歷聽其舉貸候豐熟官為收素示以必信不可詭譎則將來百姓爭務  
蓄積矣如此而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棄舊業浮遊外鄉是者既安則行者  
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既而王安石秉政改其根法而為借助移  
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皆令民出息民還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  
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  
其田如配軍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于  
是崇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教補牒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未業遂  
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為頒慶歷善救方官為給錢和藥于民嘗因  
京師大疫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齎供帝  
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貴禱之又蠲公私儲舍錢十曰令大醫擇善

察脈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疫狀無使。貧民為庸醫所誤。天關其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為八百萬。崇寧初。禁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主數倍。差官卒充使。合置火頭。且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舉而富者。擾矣。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為之衣食。以振其饑寒。文為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殍于道路者。則給度。煇瘞埋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空。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賑之。民有過糶致盜者。斷遣之。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濡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隆興二年。秋。霖書。撥出內帑銀四十萬。賑糶。以濟。寧宗慶元元年。米價翔踊。凡商家之家。盡令出糶。而貧戚之令。投矣。時歲荒。貧人生子多不舉。朱熹請立舉子倉。遇災。字五斗以上者。則書于籍。免乳日人給米一石三斗。度宗咸淳元年。有旨。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減價出糶。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急務。莫過乎平糶。乾道間。都有米。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今粒食翔踊。未知所出。市井之間。見糶而不見米。推原其中。寔富家大姓。所至開廩。所以糶價愈高。而糶價愈賤。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為之發常平義倉。然為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出。秦越肥瘠之視。糶價一平時。糶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使平糶之法。常行。則糶價不貴。四民自各安其居。而無流散之患。所以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暉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使之流通。歸糶又其次也。咸無焉。至設糜粥。最下者也。

明代賑恤

明洪武官訓云凡四方有水旱等災驗國之所積于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亦當驗國之所積稍有餘糧擇地瘠民貧優免之特不為常例二十六年孝感民飢有請發預備倉賑以貸之者太祖謂戶部曰朕嘗指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雜請正欲備荒歉以濟民急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近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論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皆為今先是帝詔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民不能自生許人院沽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一已又令天下貧民以水火楚傷飢化詔京師設瀦澤園天下府州縣於近城膏閉地立義塚凡民無以葬者與葬之俱著于律永樂五年帝問河南飢而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兩陽時若未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撥草真為食者乃亟命發粟賑之逮其官承置於法仍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

水旱成災不以聞者必罪不宥八年皇太子監國以汴北水患遣使視軍民疾苦賑恤謙等請發廩賑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嗷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波黠伺如人也亟發倉賑之勿緩仁宗初為太子時起召北京見民有持筐拾草賣者駢馬問所州對曰歲荒以為食因為之惻然稍前下馬人民舍視民鵠衣百結不掩膝爾金傾撲不治嘆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故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飢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勸飢民口數近約三可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入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慎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及即位令有司凡政令不傾于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水旱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宣德元年青州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飢無食賑之當如拯溺拯焚若待覆勘必有餒死若宜遣人馳驛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便分給庶

幾有濟是時。責恤之令數下。彼簡賦薄。號稱治。平原秦中。淮徐太。飢山東河北。流民粹至。都御史王汝不待報。亟發廩。運倉賑之。又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松。屬大創穀貴。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煮金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置載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甯懷。觀望。只得賤糶。沈復推牛醴酒。謝之。各買悉大歛而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此乃行其平糴者也。成化中。陝西刑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飢民道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古籍者。聽不報。而劉于斤之亂。旋起。都御史下有司補。逐。顛越死者甚眾。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詔都御史原傑。爲其事。傑馳詣。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直上德意。及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爲編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潘泉。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至嘉靖元年。

兵部侍郎廣書言。前歲民饑。甚者。荒政有行於今日者。惟作第一法。不煩審戶。不待妨好。宜簡主要。可以舉行。而世俗成謂不便。請緣舉。于一城。以救四遠。飢民間風併集。至者。勢不能給。致長相聚。而延。遂謂此法難行。臣今親往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諸屬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缺求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戶多寡。均賜給濟。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請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八年。廣東會事林希元。上疏。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飯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燼遺棄小兒。急暖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如六禁。曰禁浸漁。禁擄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士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萬曆十四年。水旱頻仍。給事中吳之鵬。講

于西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畧曰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也  
不在存曹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逋之指奸頑侵欠者優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  
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糶歲逋首之虛數民危在眉賑而筋  
議往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昔存留不過國課十分之一二耳官箴軍  
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起運民未有能獲逋者也時袁宗道獻策回今  
日蠲賑二議即管晏持算買鼠握籌計必出此然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竊  
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災郡邑  
其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傍復子遺救之不暇而胡力  
辨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醵之夫  
復無牛粟而手足猶繫于桁楊籍當守之曠思為潤篋之便計何姓名猶不夫  
之白簡乎故苛征之察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餽送充斥供張豐腆此  
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茲再行其蠲之三策也以幽選部屋

悉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緩急給州邑之糶者鮮不濟矣故  
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貴財好施  
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貧者所捐若而百則旌  
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貧之富民有不竭鑿以趨者乎故蠲之使賑則  
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長起裹糧蹙蹙趨城胥吏猶持其  
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受賑得不償失奈何宜令者民廉平者借里之富好施者  
論其聚落招給焉茂不既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可衣  
玉不可食有米粟之絕之處人至絕壁以殞者即得州邑及貧戶之賑而操金  
貨易轉移尙艱故使下民貸粟則難官司轉貸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  
賑之策者也天啟四年雨浙大水杭州推官蔡懋德建議請有司稍捐羨贖富  
戶隨刀捐費修建社倉倣宋米嘉法而變通之令社倉分隸各里不似昔之總  
隸于官令官府多方措置不似昔之止勸好義輸納令名穀司之約長隨時歛

散生息不事查盤不似昔之一經封財即入查盤惟有年年減耗令散穀只在  
本單賬貸先定極貧貧按冊可稽不似昔之過境議賑貧民擁擠難稱時畧  
錢塘縣者匝月修復社倉三十所積粟九百餘石撫按頒其法于通省民賴以  
濟崇禎十三四年間連歲旱荒中善倉人陳龍三劾舉社倉法于本鄉每區將  
附近各村居人挨次書圖列名置簿富插青之際力稍不足者毋戶貸米五斗  
多者一石至冬加息二分納還但借貸之時須貼隣五家共立一票稍寓保結  
之意其間倘有不守本業浪游花費到冬無出難于清楚者不得姑作人情如  
此不惟社倉規矩可以久行而不廢且將同心守分皆為良民矣至于收放不論  
米價高低總用本色亦不丁例息三之外稍有差差諸縣俱放行之細史季  
悅心上其法于朝

息關蔡氏曰博施濟眾堯舜猶病焉匹夫失所亦曰予辜故周禮北喪凶荒  
厄窮為一書而積貯餘十年之積蓋以先時而條則旱潦不為災而飢荒不

為害也自歛散輕重之式上世施其恩以及民者後世收其權以利國其  
十絲粒粟皆入天府之籍猝遇天災流行民且阡于死亡而上之人莫之省  
憂萬不得已而請之于朝尚需查勘查勘矣又恐其偽也駁令再勘由是而  
得請則嗷嗷之口久已為溝壑中物矣古之人君遺吏巡視以察歲之豐歉  
常官勞徠以恤民之休戚今有其例否乎奏豐稔者以為未必盡然墮災傷  
者非其不以入告今有其事否乎聞草根樹皮之食而為之廢儀聞待哺望  
澤之情而為之忘寢今有其憂否乎先賑而後奏聞勿虞國用之不足往賑  
如救水火勿得緹轡于征途今有其論否乎盛王知代天養民之義故不敢  
視民之飢饉而弗救人臣體代君牧民之理自不忍委民于餓殍而不聞則  
有便宜發粟願伏矯制之罪者矣有開倉賑獨任擅發之愆者矣有令民  
增價以糴而半價為之願成者矣有縱民競糶勸屬興工而使工伎傭力之  
夫得仰食于公私者矣有散飢民于村落隨地以賑之營席屋于郭外部勒

以居之者矣。有今富民。愉其羨餘。公帑借止。糶本以資拯濟者矣。有委寄居游士。掌其事。而吏胥不得與其間矣。有合本地之義。而止給本地之貧。高不至移民以就食者矣。此皆體上軫恤之懷。而施其康濟之術者也。不然而預備之政已成。其文矣。社倉之法。不係平法。而係平人矣。至設以糜粥。又策之最下矣。不運以寔心。而循以故典。小民有終于無告焉。夫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彼老者。民之父母。稚者。民之子弟。恤其老。而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稚。而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稚咸歸。其心有不歸往愛戴者乎。苟視其因窮而不之校。民悍悍然曰。吾且為也。上其同。窮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其心。能并其心。何憂不足。仁者其知焉。

禮制篇

歷代禮制

禮者。君之大綱也。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以治政安君也。是故道德在。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而聖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猶衡之于輕重。繩墨之于曲直。規矩之于方圓。惟其稱也。亦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也。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信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信睦之敗起矣。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朱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

也是以先王隆之者虞舜命官。咨于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命曰伯夷。而後授以  
狹宗之任命。之曰。肅夜惟實。直哉惟清。則其不可輕授之意。蓋可知矣。厥後三  
王異代。不相襲禮。大約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孔子曰。殷  
因夏。周因殷。又曰。周監于二代。則御乎周。而夏商之禮。損益可想見焉。按周官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  
統百官。以諧萬民。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  
其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辯邦治。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  
民。以事鬼神。大司徒掌建邦之五典。而施十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  
民不垂。五曰以儀禮教辨。等則民不越。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  
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槁稯祀司中司命。飗師兩師。以此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

川。以禘。祭四方百物。以四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醴。奠。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而凶祀。則有曰。禘。曰。嘗。曰。禴。  
曰。饋。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時。聘。曰。問。殷。頗。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  
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姻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  
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濟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宗伯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  
禮。節。掌。禮。之。職。如。此。其。倫。而。禮。制。之。詳。誠。莫。盛。于。成。周。矣。秦。廢。禮。樂。而。不。講。無  
復。明。盛。之。風。迨。漢。高。起。布。衣。而。成。帝。業。禮。文。制。度。襲。秦。之。舊。後。命。叔。孫。通。制。禮  
儀。以。正。君。臣。之。位。與。弟。子。自。餘。人。爲。綿。最。野。外。習。之。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  
費。詔。以。爲。宜。定。制。度。興。禮。樂。乃。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遂寢至武帝即位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實太后好黃老言不用儒術其事又廢至宣帝時王吉上疏言宜述舊禮修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其言成帝時堪為都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天下帝下公卿議會病卒而止及世祖興改定京師于土中即位三十年百姓家給政教翔洽明帝即位躬行禮讓彬彬乎有文明之象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而羣下無所誦說也章帝元和三年博士魯國曹爽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大常集堪以為一世大典并張所定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云築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夢足矣于是召曹爽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爽既受命乃次叙禮事依準舊典難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後張酺等奏褒摠制漢禮破聖術宜加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竟不行蓋漢禮記于叔孫通而通所撰禮儀與

律令同錄又嘗燕之于理官法家故復不博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增輯至五百餘篇學者亦不能窮見也推士禮以及天子其義頗諺與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在晉則有荀勗鄭冲裁成國典遷國江左則有荀勗荀勗增益朝儀故一時典明亦有可採者焉宋高祖愛禪禮樂制度皆用晉典至齊武帝永明二年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乃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梁武帝天性慈敏超邁古今天監初命羣儒裁成大典撰五禮凡一千餘卷古禮則明山賓田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倕實禮則賀場嘉禮則司馬襲所定也帝又命沈約徐勉何佟之等參詳于是穆穆愉愉家知禮節陳高祖克平建業代有梁祥禮多準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陽休之元修伯玉肅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辨宇文敏並習禮儀者也隋文帝愛周禮命牛宏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唐初亦用隋禮至太宗時房元齡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

篇長禮四十一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計敬宗等增至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疎以武令多希旨傳會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有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脩官而已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緝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宙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絳等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絳為學士奏把居舍人王仲丘撰定共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脩元和十一年韋公肅為禮閣新儀十三年王彥威為曲臺新禮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考其文記可謂脩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以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殆以禮樂為虛名焉耳若五代之際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韋宗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諸儒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曠廢具舉真宗承重熙之後天下無事于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法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為禮曰院仍歲增修綴委曲綴情稱宜蓋一時靡文之制也仁宗皇祐中文彥博又進人享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修彙集散失命官設局主編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為一百卷賜名大常因革禮異于前著蓋十三四焉至哲宗時出陰陸佃以禮記視詩書春秋尤為殘缺今學者抱不全之經以求先王制作之方可謂難也因水之性情稽之度數求讀經之大旨以已之所能言與上之所可盡者為五十卷名為禮象以救舊圖之失

南渡以來高宗銳意修復謂晉武平吳上下不知有禮旋致亂周禮不素其  
 何能國孝宗繼志嘗續編太常因革禮淳熙間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欲取  
 儀禮周官二載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  
 儒之說考訂以成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後理宗崇尚理學雖有意于禮文之  
 事而未遑也咸淳以降無足言者矣元太祖肇興大會諸侯于阿難河即皇  
 帝位始建九旂白旗世祖至元六年春太保劉秉忠奉旨訪前代知禮儀者拜  
 習朝儀既而秉忠奏以為一人習之難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許用十人因遂徵  
 儒生周鐸等及國子監許衡稽諸古典參酌時宜沿情定制而雜習之世祖遂  
 于至元八年秋初起朝儀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刑立  
 皇后太子祥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徽號及祭廟禮成群臣朝賀皆如  
 朝會之儀而大饗帝親錫宴大臣用本國之禮為多明太祖洪武元年即命申  
 書謬翰林太常定擬三禮其宏綱大要舉之于上以正百官者蓋取諸周禮繁  
 文節節頒之于下以正萬民者蓋取諸儀禮三年徧徵草澤道從文童之士相  
 與考訂以為一代之制嘗讀叔孫通至魯而生不肯行因詔侍臣曰叔孫雖編  
 禮之棟紕然創制于煨燼之餘亦可謂難矣而生不無迂耶必待百年朝廷之  
 禮廢矣于是命儒臣限安定知社群祀禮詹同定四廟給祭禮李善長定官民  
 祭禮朱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劉基定百官朝會禮魏觀定祀祭禮  
 陶凱定軍禮而又招延俊又如會魯徐一夔董藻梁寅輩編集大明集禮是年  
 冬禮制集要成士謂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  
 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  
 馭小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各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  
 爾等當守是道無謹于始而忽于終也又謂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  
 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  
 差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越禮犯分遂致殺身亡家爾等重加考定

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至是書成爲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條祿奉殿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三十年禮部奏百官相見之禮往往凌越等分復申明禁之自是十餘年間所著禮書曰國朝禮制曰稽古定制曰國朝制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朝禮志曰禮儀定式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法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禮書諸所藏秘閣繪圖議文者未暇悉數上之郊廟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閭巷州黨洋洋優優無所不備如正至而傳同慶則行慶之施也朝覲而定則誅則明試之規也祭祀而去祖豆則順時之意也訓儲而議再拜則教胄之規也永思而降滋稱則追王之道也宮壺而等后妃則軒轅之儀也拜封而嚴本支則主器之辨也冠婚而逮士民則刑道之隆也喪服而均斬衰則孺慕之本也冠服而省五冕則易簡之心也曰嬪而正禮文則釐降之義也其間損益百王超越千古或以義起或沿時革逮巡行監國之禮暨于永樂詩書禮樂之文正于宣德講閣談經之儀定于正統陵廟嫡庶之分正于宏治郊廟耕耨之儀舉于嘉靖而一代之禮伯豈不能典柱下不能逃矣

朝廷禮儀

禮制之行于朝廷者曰朝班也曰朝覲也曰燕饗也其間或一行者曰大射也曰耕籍也考班朝之禮則天下宰天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萬民之逆而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廊石平窮民焉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則秋官朝士掌之此在應門之外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典則于此朝會者也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蓋在路門之外人君與羣臣常朝之所也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王朝視事畢退

適路寢聽政焉。因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漢制有天子大會殿，即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殿，言前殿宜有後殿，大會殿為外朝，官中後殿為治朝。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入閣，即古之燕朝也。而外朝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見羣臣百官皆在位之當。秦又唐故事，天子口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宋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隆德民春二殿中書門下為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大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望，泰官遂為定制。明之內朝則文華殿，外朝則奉天殿，初制一日三朝，百官得侍左右，以備咨詢，後以班叙失次，令文武百官入朝，五品以上許上殿，五品以下列于丹陛，左右失儀者御史糾察之。按朝覲之禮，見于虞書者，則曰羣臣四朝，敷奏以言，明誠以功，車服以庸，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淵，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外，殷類以除邦國之惡，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壽，致禮以補諸侯之戾。夫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之覲于王者也。開闢歸，張賀慶致禮四者，天子致愛于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誠，達自秦罷侯置令，列為郡縣，述職之典廢，漢止以十月朔行饗會，二千石以上得上殿，上壽，其分封宗室及勳庸之臣，有不出國門者，焉。惟明制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之禮，於便殿則行家人之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其天下諸司朝覲官自十一月始，鴻臚

寺以次見二十五日後。每日常朝。方面官人奉天門。隨常朝官行禮序于文班。  
 視常朝官各降一等。知府知州知縣及諸司首領官吏。官士吏俱于午門外  
 行禮。正月初一日大朝會。以後方面官于奉天殿前序立。知府以下於奉天門  
 金水橋南序立。如常朝儀。其燕饗之禮。則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  
 饗羣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  
 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節。諸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  
 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皆所以飲食之禮。饗在朝。以訓  
 恭儉。燕在寢。以示慈惠。禮固不同也。自漢行歲時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  
 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于是日行禮。雖設大宴以享百官。未制常  
 以春秋之季。仲戶及國有大慶。皆大宴群臣。丁集。殿次宴紫宸殿。少真垂拱  
 殿。如土元觀燈。及觀稼。駝獵遊幸。所至則宴從臣。亦常以暮春宴廷臣。賞花釣  
 魚于苑中。其後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明則以歲三大朝賀。及郊祀成。行  
 慶成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飲。以代宴。惟慶成則。宣嘉靖間有宮殿落成。書  
 成之宴。則非常制也。若大夫射之禮。古者天子之制。詔侯歲獻貢土於天子。天  
 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  
 比于禮。其節奏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其職者有射人掌國之三  
 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共  
 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乃以射法治射儀。士以六耦射。  
 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鸞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  
 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二耦  
 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天子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  
 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  
 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馬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  
 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餼之以禮也。或以鸞虞為節。或以

狸首為節。所謂節之以樂也。在漢則惟成帝時行之。明帝時亦行之。自後以迄  
 五代。此典遂廢。宋太宗始復行之。乾道中。射于玉津園。淳熙初。命從駕文武官  
 行。宴射禮。厥後。則明之洪武三年。上以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于武夫。而文士  
 多未解。是時。太學生及郡州縣學生員。習射。凡遇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官  
 事。大射之禮。至于耕籍之禮。則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詣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而曰。勞酒。又  
 昔者。天子為籍。干畝。冕而來。紘。諸侯百畝。冕而青紘。躬耒耜。以祀天地山川。社  
 稷。先古。以為禮。階。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漢制。則天子升壇。公卿耕。訖。齋  
 天下。種籍田。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籍。又東耕之日。  
 親率公卿。載青犢。馭青牛。駕蒼馬。此耕籍之畧也。而領以籍田。合承唐制。耕近  
 如履。下畝。行九推。為先農壇。于籍田。宋制。耕數十步。或十有二畦。無定數。以宰  
 臣領。大禮使議者。言。隋以青箱。奉種。唐廢其制。今請以竹木為之。又按。禮記。

乘新服車。今請改乘玉轂。載耒耜于耕。根申明。則太祖定制。成祖稍潤色之。宣  
 德元年。上祭先農。詣耕籍位。三推。賜宴。如洪武儀。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  
 粢盛。以率天下。務農。貴有實心。人君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明德  
 致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徒親耕矣。不然。三推何益。于事觀宣宗諭言。則  
 耕籍之禮。寧獨為觀美已哉。

郡國禮儀

郡國之禮。惟讀法。鄉飲酒。二者為最。事考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治。教政令之  
 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  
 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  
 歲。則讀教法。如初。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  
 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祭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  
 而讀邦法。豈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眾。庶說。此則讀法。天州長以正月及正歲。

是一歲而兩讀也。黨正刻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每月而一舉行焉。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榮族師之春秋祭。醜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雖明太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蓋即周宮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而其禮已浸失矣。惟鄉飲酒禮。則迄今行之不廢。按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升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立以賓主象天地也。設以介僎象日月也。立以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二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日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至人者。曾實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神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以待以聽政役。所以明尊卑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會長養老而後能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故孔子曰。吾欲居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他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會雖謂之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為名焉。夫鄉飲之名。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明祖得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于良善之中。永為定制。息關蔡氏曰。先王以禮教敬而民不苟。以禮教讓而民不爭。以禮教親而民不怨。以禮辨等而民不越。則禮之為用大矣。所以四官各垂法而禮獨不著于象魏。豈非有藏于人心之微而不係耳目觀瞻之頃。關於天地之大而不

十者坐。五十者立。以待以聽政役。所以明尊卑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會長養老而後能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故孔子曰。吾欲居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他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會雖謂之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為名焉。夫鄉飲之名。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明祖得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于良善之中。永為定制。息關蔡氏曰。先王以禮教敬而民不苟。以禮教讓而民不爭。以禮教親而民不怨。以禮辨等而民不越。則禮之為用大矣。所以四官各垂法而禮獨不著于象魏。豈非有藏于人心之微而不係耳目觀瞻之頃。關於天地之大而不



事有司。禮掌之。周者乎。觀乎上古禮愈節而愈嚴。後代禮愈繁而愈褻。以知風化流行。蓋不在比而在彼。而顧執春官示伯之任曰。禮在是也。君子謂之不知務矣。是故成周之制。冠昏祭祀秩秩乎其文。吉凶嘉兵繩繩乎其典。上而朝廷宗廟。燦然行儀以相將。下而閭里族黨。款然有恩以相接。可以百世遵之。而不變。然不得闢雕麟趾之意。無以行周官之法。不知三代致治之意。無以成經世之書。于是有諸將擊柱者矣。此何等威儀也。有倖臣戲殿者矣。此何等氣象也。有大臣離武夫背關者矣。此何等凌替也。且有服御上擗乘輿。居第幾同王室者矣。此何等僭越也。其時豈無議禮之臣。起而辨上下。守民志者乎。而叔孫所定。僅成綿葛。曹褒所定。祇子織繡。至若習儀禮者。徒善為頌焉。談曲禮者。指為徇曲焉。彼且視禮為何物也哉。迨于唐而議禮諸臣更罕。有明于大義者。所謂貞觀禮書。開元禮。睿禮。閣新儀。曲臺新禮。經制雖備。而禮之本則寢忘矣。此其故何也。顯設于創制其文之際。而下知造端于飭躬正倫之實。則以父子之禮而缺于姐上。杯羹之語矣。君臣之禮而缺于偽遊雲夢之事矣。夫婦之禮而缺于不制呂后之橫矣。至貞觀有內艱。德而闈門之禮。素顯度有中決之政。而朝廷之禮。案垂拱有殲篡之姦。而宗族之禮。案漢唐之飭躬正倫者。謂何而望其高。商皇皇雍雍。肅肅也哉。若其致謹于正心修身。加意于事親齊家者。則宋明庶幾可稱焉。所以布之朝廷。而堂陛肅行之。宗廟而神人格達之內外。上下而小大出而考求之。所謂禮者。三禮圖。進于高崇義。而陳祥道之禮書。亦所參用。通禮上于鮑溫。而盧多遜之纂義。亦所兼取。王暉賈昌朝。則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則有禮器禮象。不過互相去取而已。明則訂定手羣儒之手。而大明集禮。成損益于列聖之朝。而國朝制作。條宏綱大要。舉之于上。繁文縟節。頒之于下。美矣盛矣。是誠成周之制。相表裏者哉。故班朝之制。班聯肅焉。趨蹌盛焉。所謂朝廷始者。也。而又出視常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再御燕寢。聽政治以決可

于飭躬正倫之實。則以父子之禮而缺于姐上。杯羹之語矣。君臣之禮而缺于偽遊雲夢之事矣。夫婦之禮而缺于不制呂后之橫矣。至貞觀有內艱。德而闈門之禮。素顯度有中決之政。而朝廷之禮。案垂拱有殲篡之姦。而宗族之禮。案漢唐之飭躬正倫者。謂何而望其高。商皇皇雍雍。肅肅也哉。若其致謹于正心修身。加意于事親齊家者。則宋明庶幾可稱焉。所以布之朝廷。而堂陛肅行之。宗廟而神人格達之內外。上下而小大出而考求之。所謂禮者。三禮圖。進于高崇義。而陳祥道之禮書。亦所參用。通禮上于鮑溫。而盧多遜之纂義。亦所兼取。王暉賈昌朝。則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則有禮器禮象。不過互相去取而已。明則訂定手羣儒之手。而大明集禮。成損益于列聖之朝。而國朝制作。條宏綱大要。舉之于上。繁文縟節。頒之于下。美矣盛矣。是誠成周之制。相表裏者哉。故班朝之制。班聯肅焉。趨蹌盛焉。所謂朝廷始者。也。而又出視常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再御燕寢。聽政治以決可

否之計則不以端拱于上。嗚呼于下。為故事可知矣。燕饗之制。或以佳節。或以慶成。所謂禮意之厚者也。而賞花賦詩。後為盛事。教祿觀燈。賜之飫澤。是固以一日醉飽之歡。慰終歲勤劬之業。而非藝也。朝觀之制。三年一舉。所謂課官述職者也。而召見以詢民疾。若錫賚以慰勞循良。則不以得觀天顏為榮。而以通達下情為急。可知也。至于大射。寓選賢之意。辨籍。明重農之心。是皆一舉一動。無非事者。豈直為觀美哉。若夫鄉飲之設。所以別長幼。論賢良。別好頑也。故以為觀鄉而知王道之易。讀法之行。所以申明教令。播告典常。欲其出作入息。皆在禮法之中。出口入耳。無非勸戒之語也。故以正風化。不為無助。夫內而朝廷。則有禮以教。臣工外而郡國。則有禮以教。黎庶何患不臻。一道同風之盛哉。彼宗廟郊祀。諸大典。雖屬大禮。而分見于各類。則可依類而詳考焉。

廣治平器卷二十一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樂律篇

歷代樂制

自伏羲制音律。樂各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各扶特。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其德之無不施也。亦曰大卷。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少皞作大淵。言其深也。顓頊作承雲。亦曰六莖。言根莖備也。帝嚳作六英。言英華茂也。唐堯作大章。言其德之章明也。虞舜作大韶。言其能紹堯之德也。而籥銘九成。鳳凰來儀。樂言之矣。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子言之矣。夏禹作大夏。夏者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商湯作大濩。濩者澤也。言能除暴惡。護救天下也。周武王作大武。以其武功定天下也。孔子雖嘆其未盡善。以其征誅革命。不若德讓之為懿也。然其稱武者曰總干而山立者。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一樂中而備君臣之功德焉。成王時。周公作勺。又

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蟲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若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祀矣。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祀矣。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取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孔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當時師曠止濮上之音。擊于而下。至去國蹈海以避之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也。觀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末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賑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焉。則當日世俗之樂。蓋可知矣。奏始

皇時六代之樂。唯詔武存焉。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改房中曰壽人。漢興有魯人制氏善樂。命為大樂官。然但能紀其聲。解歌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作昭容樂。生于武德。舞作昭容。樂生于文。始五行舉大抵皆因秦舊。孝惠時夏侯寬脩其第。管夷各曰安世樂。孝景時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宣帝時采昭德舞為盛德。詔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光武時增廣郊祀九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箏育命舞。明帝時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子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頌雅樂。辟雍饗社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建初五年始行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四皓八佾舞。

漢律高 歷代表記

青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元冥八佾舞。奇命之舞。魏文帝時。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奇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晉武帝時。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武舞。齊武帝時。詔有定司郊廟雅樂。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威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滂豆。毛血奏佳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示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祥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壙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德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開奏示至之樂。太祖禋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皇帝還東壁上。福西。奏示至神。奏肆夏。其羣臣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同。

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大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梁武帝思宏古樂。時對樂者七十一人。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武帝素善律音。遂自製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以武舞為大壯舞。以文舞為大觀舞。取宋齊之制。而更定其辭。皆沈約所製。于是樂律燦然有意矣。陳時並用梁樂。至宣帝時。詔祀用宋曲。宴准梁。宋取人神不雜也。後主沉荒于酒。尤尚古樂。乃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四聲。重等曲。雖綺艷相高。識者知為亡國之音矣。北齊神武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神室。奏文明之樂。為懋德之舞。其四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其吳音者。皆江南宋齊之伎也。至後世。別採新聲。為無愁之曲。樂往哀。求竟以亡國。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宮。郊廟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亦有能為蕤賓之宮者。則享祀之。噤。隸之。及煬帝性耽活曲。搜樂工子弟。善音調。音律者。三百餘人。為作新樂。其声活。

廣而哀萬寶知天下之不久又作翻安公子曲王令言聞之知帝之注而不返  
 也唐太宗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樂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  
 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以奠玉帛于天神五曰雍和以入  
 天神之俎六曰壽和以酌飲獻福七曰太和以爲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宮門  
 九曰昭和以舉酒十日休和以飯以肅拜十一曰正和以册皇后十二曰承和  
 以爲皇太子出入所奏開元中又造三和曰成和三公下階則奏曰豐和享先  
 農山奏曰宣和孔尼父廟齊太公廟所奏共十五和焉其廟舞則獻祖曰光大  
 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太明之舞  
 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云之舞元宗  
 曰人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肅宗曰大  
 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紘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  
 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又有三大舞曰七德舞即太宗爲秦王  
 破劉武周軍中所作破陣樂也曰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喜樂因太宗生于慶善  
 宮呂才被之管絃者也曰止元舞高宗所作大廟享始用之元宗時有霓裳羽  
 衣曲代宗時製寶應長寧樂文宗時製仙韶曲武帝時製萬斯年曲此唐樂制  
 之大畧也宋太祖改周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  
 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  
 爲理安天地宗廟爲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飲食  
 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太子軒懸出入爲長安正冬朝會爲永安  
 郊廟組入爲豐安祭音酌獻飲福受昨爲禮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武安籍  
 田先農用靜安億祖室酌獻奏大善之舞順祖室酌獻奏大寧之舞翼祖室酌  
 獻奏大順之舞宣祖室酌獻奏大慶之舞而太祖室酌獻奏大定之曲太宗室  
 酌獻奏大盛之曲真宗室酌獻奏大明之曲仁宗室酌獻奏大仁之曲英宗室  
 酌獻奏大英之曲當真宗時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禮安之樂爲豐安

皇地祇德安之樂飲福禱安之樂為祺安別又制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章五曲施于朝會後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升解流德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三十六虛其大衆自建隆迄崇寧凡六改焉高宗建炎初行郊祀樂舞未備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十四年始詳定朝會樂嗣後兵革未定不遑製樂理宗享國最久亦未遑有所更定元初太祖徵用舊樂于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于燕京至世祖時始作大成樂備宮懸鐘磬樂舞衛翟凡用三百六十二人三十年立祀稷命大衆製曲翰林譔樂童其降送神曰鎮寧之曲初獻盥洗升壇降壇望瘞位皆曰肅寧之曲正配奠玉幣曰億寧之曲司徒奉迎徹豆曰豐寧之曲正酌位祭獻曰保寧之曲西終獻曰威寧之曲其釋奠宣聖因宋制不改大德九年新建郊壇真迎送神曰天成之曲初獻奠玉幣曰欽成之曲酌獻曰明成之曲登隆曰隆成之曲亞終酌獻曰和成之曲奉饌徹豆

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滄溼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壤中渾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開寶中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州縣準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為河防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成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頭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曹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八年河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饑民田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

視遷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遷提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  
 澶最為隘狹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  
 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啟  
 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  
 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發卒治之乃塞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棧州河決聶家口及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乃徙  
 城于商河役無踰年著作佐郎李喬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兩漢而  
 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  
 澶滑不至平原而已決矣則九河笑利哉漢武捨大匠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  
 則溢竟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于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  
 東全燕陷北禦邊之計莫大于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  
 寇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延臣議其煩費遂寢仁宗時河決大名

鄆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以殺其勢學士  
 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水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  
 水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  
 乘之道復之寔難天禧以來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  
 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  
 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言  
 六塔既開河勢自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甚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  
 又言六塔既成可以全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河德傳  
 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嘗當如何况開六塔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  
 鎮計其功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  
 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為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  
 數年且復他決其為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

大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以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茂大決自是議者不敢論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臣宋昌言自歷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矣。自瀘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壘疆。願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等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上約。辨水合東流。俟東流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紓恩冀深瀦。以西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于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于海者也。已二股河逼行而北流稍自閉。水官張輩請塞北流。詔光復往視。光入辭言欲閉北流既恐勞費幸而可塞。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瀦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新芻有備已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主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功當河時成。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三流于輩等不見成功。

官五之樂五為十其十其九變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七也。人東歸于上。隨音而動。或肅。詔九成祖者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在角。水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則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八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言天地以索饗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微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為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宮為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華於宮。五人鬼宜可禮矣。後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



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閉以揚沈伏。而出散越也。元閉大呂。助宣物也。二閉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閉中呂。宣中氣也。四閉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閉南呂。贊陽秀也。六閉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妄物也。細均有鍾無鈔。昭其大也。大均有鈔無鍾。甚大無鈔。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蓋其致詳于律如此。

漢代律呂

漢興令張蒼首治律。麻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而黃鐘爲律。元黃鐘之宮。其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于宮。窮於角。數始於二。成於三。終於寸。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声然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于漢之文帝。尤加詳焉。蓋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始謂是。歟。元帝時。卽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竹聲不可度。調故作準。以定六十律之實。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

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義和劉歆等曲領條。奏其言曰。律以統氣。顯物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代人。事之紀。十一月。就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六月。坤之初六。陰氣愛。法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律之于未。令種剛。疆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合陽之施。律之于未。合剛柔有體也。正月。乾之九二。萬物。隸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承之。仁而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巽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顯萬物之情也。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于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木之衝。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三始。是以地正適其始。于陽。東北。丑未皆應之道也。及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故。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應其。應和之律。有六。積。忽。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陰陽相生。自。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推律。生。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度量。悉。隱。錫。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上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度者。分。十尺。文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鍾之長。以子執。柎。黍。首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還。量。者。命。合。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命。用度數。審其容。以。子。執。柎。黍。中者。子。有。一。百。萬。其。命。以。升。水。準。其。漿。十。命。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者。亦。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和。輕。重。也。本。起。十。萬。鍾。之。重。一。命。容。皆。一。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

斤三十兩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並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  
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為五則準繩連體衡權合德口工  
由焉以定法式此所以為萬事根本歟東漢元和元年潞州言官無曉六十律  
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宜宣通習願召宜補學官主調樂器  
詔太史丞宏試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宜遂罷自此律家莫  
能為準熹平六年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闕舊藏乃得其器形  
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起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違者體  
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惟太推常數及候氣而已

六朝律呂

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則其声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銅竹律二十  
五銅尺銅解七枝之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  
律自謂官商克諧然論者謂勗為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嘗

譏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神和自以為遠不及咸宋元嘉中大史  
錢樂之因京房商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合  
以次從至梁陽士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  
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  
少合一律以之分配七音五音七聲于斯和備以老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  
宜各順其節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頗明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  
以調八音言音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  
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故調和樂器文節五  
聲非準不妙但上代以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畧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  
絃也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指  
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  
十四叶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行與管灰相應若

合符契焉。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編解六音。善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言子絲竹。文帝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乎。譯對曰。此三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哀怨。漢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于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正。不為時所好。太常善知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聚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泰五聲。准此而言。每官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官。變徵二調。為七調之作。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七始之女。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一變為調。曲則是冬。夏告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官須立七調。於是眾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黃鍾。乃以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官以小呂為變徵。垂相生之道。今請雅樂以黃鍾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遺用。執實為變徵。眾皆從之。變又與譯議。欲眾立分。正定律呂。時何安。耻已。有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又非七調之謂。是特競為異議。各立明堂。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爰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長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洋洋和唯。甚與我會。安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安等修樂者。自是鐸等議。廢而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鍾一宮。五夏二鐸。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而已。

唐代律呂

唐肅武德九年。詔祖孝孫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協律即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徵。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為綱紀。堆

樂音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樂既成奏之。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謂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大于禁中更加磨刻凡二十五日而成。下迄梁唐以歷晉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于禮樂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竽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以宣其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王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吹焉而發調歌奏之曲出之以出

### 宋代律呂

宋之樂議初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樂書祖嫌其太高近于哀思詔重加考正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主人校其聲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景祐初仁宗垂意于禮樂之事而判太常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宋祁李照及肅等典其事以爲王朴律准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夫樂而高五律若二律也是謂冬興夏合春召秋氣也安所得和益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鍾一虞樂可當和詔十錫慶院鑄之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龍李灰以候氣從之鍾成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于是以十二管之灰鑄銅爲龠合升斗以爲量率六百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已又以鍾罇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時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鍾磬纒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皇祐三年復置局于秘閣詳定而胡瑗阮逸房庶皆驛名預議而議者安所習爲至當競用相非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論互異時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入字故

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偏○誤○以○一○黍○爲○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十○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衆○莫○之○信○而○秘○閣○范○鎮○獨○是○之○乃○爲○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于○七○百○三○十○瓊○以○橫○黍○累○尺○管○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衆○所○言○實○于○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按○前○二○說○爲○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黍○考○當○得○其○真○乃○詔○工○泆○與○鐘○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合○律○徑○三○分○圍○九○分○長○十○九○分○合○徑○九○分○長○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于○二○百○黍○帝○召○輔○臣○觀○庶○所○造○律○尺○命○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王○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呂○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行○相○反○非○是○高○改○徵○爲○變○羽○易○變○爲○閏○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范○鎮○又○上○言○曰○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後○人○黍○者○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合○也○斛○也○斛○也○等○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命○之○圓○制○與○方○制○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疵○旁○九○釐○五○毫○與○尺○六○寸○三○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厚○薄○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命○合○升○斗○斛○斛○以○核○其○容○受○合○後○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與○鐘○磬○合○于○律○然○後○可○以○爲○樂○也○是○時○鎮○說○自○謂○得○古○法○可○馬○光○力○辨○其○不○然○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鍾○律○之○論○往○反○爭○議○凡○三○十○餘○年○

終不能以相一夫。鎮謂制律之法由度而起。書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後及  
 度量。是度起于律信矣。夫則鎮之說是而光之說非也。然必如其說則是律  
 非起于度而起于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樂之本。而後之為律者不知定其  
 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光鎮  
 爭論往復者。大概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鎮深闢光以度起律之說。不  
 知後世舍去度。救安得如古聖人默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哉。後之儒者  
 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史律之法。或取之秦。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秦秦之  
 法。漢制特以校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  
 之與律相表裏焉耳。未嘗專言秦秦以為律也。至于古之度與量。則周禮漢制  
 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于年。其流傳至于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  
 詳也。竊以為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後  
 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于秦秦。或專求之于周禮漢制。魏尺之屬。何異  
 刻舟而求劍哉。元豐時楊傑言。大樂七尖。引上十二均。圖其論以為律。口有均  
 有七音。更相為用。今黃鍾為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楚蕤七音。相應謂  
 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若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  
 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又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  
 康財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  
 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均總萬化。不可說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  
 繫于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呂樂章。其著于圖。因召范鎮。劉幾  
 泰定。後宗時。禮部員外郎陳陽。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上所撰樂書三百卷。其  
 說曰。本乎乾。爻者為六律。本乎坤。爻者為六司。六律左旋。而生同為同位。所以  
 象天。歸六同右轉。而律為異位。所以象子。母隔八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為宮。  
 所以象三才。女之以聲。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鐘。不過乎六。要  
 之一會。歸中。而巳。大抵旋宮之制。與易著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者。卦之

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探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劫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陽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剛柔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祇以函鍾為首禮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用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世以先儒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亦不失聖人取中聲萬尊卑之意即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精究樂理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濳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則操心釋盛德至治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

刑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真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程頤有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量權衡之生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程頤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有可求之理惟化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學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尚宗南渡時胡銓著審律論以為律也者固以實為本而法為末陛下修其寔于上而有司方定其法于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古今之說有可考焉淳熙中蔡元定於樂律有真契著書一卷曰律呂新書其說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為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韻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



權衡于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二律由是生焉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生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辰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倍其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陰不當陽自然之理也而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下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而數不可行故五音宮商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而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曰變宮占調之和繆故變聲非正不為調夫律呂之數死而不返者也故黃鍾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故黃鍾一均所

請純粹中之純粹而不役于他律者也其十二律則旋相為宮各具有七聲合之為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為正調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為調故六十調一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為網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二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故曰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自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樂有六律有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自然豈顧強哉大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如雷霆細至蟬噪無非聲也易備之矣樂雖有十二律六十調實惟寫黃鍾之一聲其聲中聲其氣中氣其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已發而中節者也故樂者聖人所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朱熹讀

其書以為明白而淵深。鍾聲而通暢。鑿鑿可見之行也。其後文公考訂禮書。定  
 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而鍾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其論有曰。五  
 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  
 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  
 半。則屬於陰。而未陽。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  
 之。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  
 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上。在五音為信。在五事為恩。蓋其正當眾聲和與  
 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  
 會。且以七均輪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  
 者。推而上之。亦至于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平。輕清。而不可以為宮。于  
 是就其兩端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以其極  
 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之變。之用。則宮聲  
 當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  
 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律以上。則又過  
 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土律之宮。始之  
 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  
 一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由是論  
 之。則聲音之難。不在聲。而在于律。不在宮。而在于黃鍾。蓋不以十二律侍之。  
 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止。則十二律。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  
 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者。則恐其于聲音法制之問。猶有所未盡  
 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執有未及。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  
 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古書雖具備。而卒托之空言。惜哉。

明代律呂

明代初制樂時。洽謙議用四清聲。故編經編二。皆為十六成一。代完集成化中。

樂律篇 宋世律呂 明代律呂

丘治言樂先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樂今口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持拍笙  
 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循俗法之所依換尋古  
 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宜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  
 古器合作于一堂之上而有知應之美不徒協奏者之心而且諧所者之耳大  
 後按古人鍾律之法講究其當其所以大之故三皇布灰如其法截  
 竹為筒以求黃鍾之聲先試以歌音齊蕭聲以下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  
 齊八器使其一器之中聲律自去均調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眾器之間  
 自然翕合無相奪倫度幾得古人之彷彿矣嘉靖中李文利辨黃鍾九十之誤  
 辨宮聲極濁之誤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說曰陽數始干  
 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為數三九尺之去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背  
 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濁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  
 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增黃鍾之於大呂猶廣  
 之于林鍾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氣漸而尚  
 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氣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一也  
 律管長短二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麻同道者也而王廷相駁之曰古人制  
 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其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者氣之平聲音之中  
 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于角清濁平焉比聲氣自然之妙非人  
 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鍾宮為清越之音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  
 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且十二律互相為宮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  
 一律為至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啻首律故曰旋相為宮言各律旋  
 各自為首也如黃鍾為正律則必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  
 其首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故宮調  
 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  
 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右論說雖美而突無所用也夫人有性情則

有歌詠有歌詠則有音樂有音樂必有律呂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  
 吉此之謂也古之聖人本人声清濁之感吹律以足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鍾既  
 正則琴瑟笙簧依類而正台而奏之黃鍾作而林鍾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  
 同聲相應也故曰元声定則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  
 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律呂之始終要諸此而已韓邦奇博極羣書  
 研律呂之學於是作志渠以爲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以九寸爲法者班  
 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廷氏之說  
 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鍾終仲呂而爲十二律仲呂上生  
 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呂爲六十律蓋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  
 執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雅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更鍾  
 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  
 仲呂則孤而不偶建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漢京氏之餘而仲爲三

百六十律目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  
 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烽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  
 影響之際琴瑟平簡冊之間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鍾生律而律經聲緯之述  
 更休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圍八百一十分之積而旋宮  
 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于  
 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鍾王朴之樂  
 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誡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調也范鎮與劉幾迭  
 相誡也即温公之于蜀公考亭之于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  
 樂歌工病其太濁以減銅割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  
 鍾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寧之樂  
 制器不成割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勿之知又惡用是  
 吹吸者爲也遂使近世輕于妄古夫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

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倘執含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  
 以下十二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所異同之議又有作  
 樂律管見者金銘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卽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仿  
 佛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師據  
 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管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賈洛書質大衍質干  
 易質干疇質諸厯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  
 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于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  
 珠聯櫛比無不巧爲奏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二百二十調而經緯錯  
 綜縱橫反覆無不合于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卽割而爲京房之六十析  
 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  
 理而已矣儻稟諸河圖洛書參諸周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卽不中肯不遠今  
 不必窮理而使區區或求之千古律或求之千古尺或求之古叶合或求之古

泉布而大要參稟於河東之墨黍輕於千二百則且以大多千千二百則易  
 以小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生律二圭一撮  
 之間一世一釐之際至聚訟以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爲此紛紛也昔其  
 書疑古法謂七音一變四清聲之皆不足信欲捐去三分損益隔入相生之說  
 以爲淮南之誤用管子而漢史之誤用淮南則毋亦好爲持異厭梁肉而耽珍  
 錯之故與堯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  
 人無所不通于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噓啼呻偕聞于天而  
 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氣氣喻欲均觸乎物而爲審室繩穀之法以候之絲  
 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後氣而得其  
 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頭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  
 妙噫亦繆矣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嗚哇奏  
 之而無繁亂干以宜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

思關蔡氏曰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量者莫非心爲之通聲爲之感氣爲之調而後可以被之金石管絃施之曲章祭祀者也第上古之作樂者非徒備其聲容美其鏗鏘而已也聲爲律身爲度無不本其一代之宏功盛治而得之則所謂雲門咸池九韶大夏大濩大武者以言乎樂亦尚矣而宣尼獨稱韶曰盡善盡美以告顏淵爲刊則後之復古樂者舍韶曷以哉自周衰之時桑濮之音爭出古樂已亂迨嬴秦之世烟火之燔無遺古樂遂亡漢興禮樂未遑至武帝用李延年協律而所造者楚房室鼎之歌故論者謂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則下此而唐而宋而明概可知也於是者黃鍾以求律本測中聲以求律度議論紛紛夫象數與天地合而生鍾律合乎造化之氣而爲古律之元此天造地設之自太也故籟竹之管天生自太之器也羊頭之黍天生自太之物也以天生自太之物寔天生自太之器容受多寡而分寸短長具焉十二律由是而損益度量權衡由是而受法焉然後協和平聲候氣不爽蓋古者以律管起尺度是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則以子論母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至五季王朴聲與器而失矣其係豈小小哉按太史公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二之律定者或言乎後世求律乃欲求于黍于尺于斛于錢子融甚至子時君之指節則惑甚矣故聲氣之元非鳳鳥之靈不能協非阮咸氏之神不能解祖冲氏之密率本不能前代若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劉幾楊傑諸賢彼此紛議終不能以相一周敦頤程頤張載氏之餘論皆論其理或未究其要崇寧黜堯魏漢津亦敢妄談鼎樂之法不知量矣南渡後建陽蔡元定作神解不減于阮咸妙算不減于祖冲積有年所而鍾律書成其所論多近代之未講而皆不離于古人之成法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考朱子鍾律雜質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雜質

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而黃鍾以下生者倍於于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鍾之寔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鍾以上生者四始于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雖朱蔡之所未及也橫渠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若證諸黃帝五鍾宮與角徵常顯諸仁而商羽則藏諸用歌奏合則羽比十角徵流于商以反為文則歸其宮焉是知仁禮義統于聖一如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也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若證諸韶本六府三事宮羽之中聲為清角商羽之中聲為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水復返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大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者也嗚呼自無而有既顯而為物自有而無復隱而為變在不在無固不可測而刑用出入民咸用之非聖心所存其孰能與于此哉

廣治平畧卷二十三

平江蔡方炳九震定本

百舉篇

周代百舉

周言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頒于鄉更使名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于是問胥則以是時比衆讀法而書其敬歛任恤者族師則以月吉屬民讀法而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道正則以四時之孟月吉日讀法糾戒之及正三屬民而書其德行道藝者州長則以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至三年則鄉大夫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其衆以禮禮賓之厥明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遠大夫三三大比率其吏而興氓亦如之是以鄉先論其秀者升諸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大樂當其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  
 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  
 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  
 為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為大夫士此其大較也至于在內則有國子  
 之選舉所謂春合諸學秋合諸別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也在外則有諸侯  
 之獻貢所謂諸侯三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  
 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  
 祭是也夫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  
 知德行道藝之為重太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  
 蓋必有以教之于平時斯可以與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每且斯可以考之  
 于三年其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蓋正以

正以勸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婣有學  
 問皆所書雖曰敏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與者  
 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為賢與之地與  
 之之日尚何負于賓禮之隆哉後世選舉法壞自科目始科目豈能壞人亦  
 教之者有以壞人也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  
 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  
 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太平時無德行道藝  
 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兩漢貢舉

漢制舉士策于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才升于學校者曰  
 博士弟子下至上書射策論列時政及掾史稱職公府辟召亦得以自奮其間  
 大抵當時文網希濶搜羅後彥由人主意為之初無定額其後乃有所謂三老



孝悌力田直諫下詔特舉童子武勇。及任千入賞。從軍良家子。諸口不一。按高祖草創之始。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得賢人而成。各今天下。資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至。不。交。故。也。士。矣。由。進。資。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其。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游。首。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必。身。効。力。之。在。選。諸。相。國。府。署。行。義。此。選。舉。之。如。也。文。帝。時。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而。賈。山。為。最。著。武。帝。元。光。元。年。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當。上。意。三。試。皆。異。之。遂。擢。為。江。都。相。五。年。復。策。賢。良。公。孫。宏。至。太。常。上。策。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是。年。又。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元。朔。元。年。詔。舉。廉。舉。孝。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

元。元。廟。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三。千。后。禮。官。博。士。議。不。舉。者。非。有。司。奏。自。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開。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止。士。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三。千。后。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五。年。詔。補。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請。奏。為。久。之。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鄉。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中。決。斷。才。任。三。輔。縣。令。後。漢。光。武。以。和。日。取。士。朱。浮。以。國。家。策。試。博。士。唯。取。現。在。洛。陽。城。者。選。之。恐。四。方。之。學。無。

所與勸上疏請廣博士之選帝然之其選舉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儒飾訪議  
漸生章帝建元元年詔自去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與爲茂才  
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  
出似不繫簡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  
嘉之其人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  
人始復前漢四科辟士凡所舉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宣試職  
首疏子他狀舉非其人廉不舉者罪時言者多以郡國貢非功次因詔朝臣議  
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詞聞然其  
要在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百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建武以後復增敦  
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切  
名爲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至順帝陽嘉元年左雄奏改察舉之制  
疏曰郡國孝廉古之質士出則宰民若其而端則無所施用請自今孝廉年不

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殘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  
以觀其能以美風俗有不承利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興行自不可拘年齒  
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殘奏乃得應選其  
有異才興行不拘年齒時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即疑而詰之乃遣還  
郡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  
三十餘人得拜即中自是牧守畏懼莫敢輕舉惟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  
察選清年多得其人漢安帝元年尚書令黃奭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身用  
備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者爲四科靈帝時紀綱  
壞矣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大抵漢之取士隨時設  
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在學較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  
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才明經始于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  
變而公卿大夫多出此出夫碩人宏博之才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

選刻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乎一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其有卓然不羣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事。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事之修。予鄉者。雖不出科目以進。而辟書誦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後世所未講也。

六朝貢舉

晉以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摯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第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大抵當時沿魏九品之制。州郡皆置中正。品第人物。士人懷以門資。開闢為序。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在蠲免。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節除著。既經累相。定尚書陳頤以為首。江外初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法。隨選試以經策。子

是帝中。坊舊制皆合試。經有不中利者。刺史太守俱免官。宋制。凡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和議制。齊因晉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胥籍為先。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尚書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下第。詔從之。梁初。無中正。時鴟臚卿裴子野言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貶苟非其人。何取代族。自晉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宏退讓。勵德興化之道也。于是七年。州置中正。郡置都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後魏文帝嘗詔百官曰。近代以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為。可復以為不可。宜較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膏梁兒地。為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為人。冲曰。若欲為人。今日何為尊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

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要自德純篤是以用之冲曰傳  
 嚴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曠代有一兩耳秘書令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  
 科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且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然當時所選可類知矣此  
 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菁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  
 良天子出座于朝堂中楹秀孝名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滯  
 劣者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  
 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中詔州舉  
 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明經修行者為孝廉歲一人先是魏晉而降選士頗  
 以詩賦至隋文帝時治書侍御史李錡謂州縣選舉不遵典則作輕薄之篇章  
 結朋黨以傲誕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從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此由縣令刺史不闡風教挾似私暉而然也請請司禁勅而隋煬好文詞如置  
 進士利專以詩賦取士不復闡行此而貢舉之弊極矣

唐代貢舉

唐制取士之利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  
 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  
 明字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  
 三經有二經有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吏利此歲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  
 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者焉凡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書算學  
 而此外之州縣則又自有學凡館有二曰宏文曰崇文而崇文館每歲仲冬令  
 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名送之尚書省此之謂由學館之生徒也不由學館者  
 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  
 功而覆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謂制舉者蓋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  
 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絕

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至一時所欲而列為定科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  
 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此之謂  
 天子自詔之科舉也三者大畧如此初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有時  
 名者功員外王師且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采浮華擢之恐誘  
 後生而變風俗其後二人卒不能有所立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上元二年  
 加試貢士老子策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敏者為之永隆二年  
 考功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執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寔才而有司以人數  
 充第乃詔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  
 后之亂改易舊制頗多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為今之舉人有乖事是鄉  
 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或明制  
 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瑣下足履提

攜之恩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振而致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附近治化之替者  
 不由疎抵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中  
 第漢思微減即使罷口以此收人恐垂事寔何者樂廣假筆于安仁靈運詞高  
 下修之平津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靡于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  
 不第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益之功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  
 取也伏願降明制頒峻科文則試以學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規行終又  
 循名責寔則僥倖濫吹之伍自然無所蔽其妄偽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  
 仕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醜于得資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  
 心絕辭遜之義著則貧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  
 其試守以規能否參其行事以別是非稱職者受薦資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  
 罪自然舉才得實而君子之道長矣元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  
 請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資五品以上及朝集便威往闕祀

焉。又詔天下凡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  
 貧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禮部閱試  
 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素衣服談訶出入以防偽濫及得第者大抵百  
 經一二二十四年考功郎李異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  
 部以使即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莊文列亦曰道  
 舉天寶十二年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肅宗寶應  
 二年禮部楊綰疏曰國之選士必籍資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故能率已  
 從政化人鎮俗自叔世澆詐道寔嚴爭尚文詞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  
 于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擢于細閭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山也近煬帝始置  
 進士之利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勉從此  
 積弊寔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試家之藝遞相黨與  
 用致虛聲六經則宋常開卷三史則皆同其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  
 之儒者哉豈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在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  
 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不取州州以禮送之子省不得輒自陳牒  
 必詳加策試凡明經進士并道舉並停如有行業不若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  
 貶黜詔付外議李潛劄言至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取旨義豈  
 能知遷怒貶過之道考文者以訕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聲豈能知移風易俗之  
 事是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員者皆小藝楊綰所  
 奏實為正論今宜依古制鄉舉里選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誨增其員數厚其祿  
 秩去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  
 徒保衮梓若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上大臣以  
 為舉人循習難于速變請自來歲始帝以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  
 經進士與孝廉並行代宗廣德中兵旅煩興學校湮廢是時宏文崇文生未補  
 者務取員闕以補速于登第而用蔭垂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

藝者六年詔據武考試假代。其論如法。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試十六年。高郢奏罷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侗言。三史爲書。功善懲惡。亞于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傳科。馬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黃印貢舉。乃以策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用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時鄭覃以經術位宰和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試。試亦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不根。善書。朝廷題官。須公卿子弟爲之。然議卒不行。合而論之。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時務所以策其才也。明經之帖文。童子之誦文。與夫書學之一試。墨義所以驗其記也。史三傳諸科。又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所以審其識也。然履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爲乎。進士之利。試以策矣。自高宗從列思立之言。始干策之外。復加以雜文。初時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用趙贊之言。罷詩賦。而易之以策論。表贊是果。合千古乎。至于所取之人。則互有得失。不可一概拘者。如狄仁傑。徐有功。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杜牧。白居易。楊綽。顏真卿。章貴之。裴相。以進士舉。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列贊之徒。然贊。韓。皇甫。則亦以是進。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皆。列。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而志云。選法不足道。然以武舉。與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之。功。任。子。之。選。爲。輕。然。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弼。襄。武。宗。之。治。大。抵。自。隋。場。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惟。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寶。應。中。雖。以。楊。綽。之。議。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又。和。衰。矣。

賈台平序 卷下三 貢舉篇 唐代貢舉 科代貢舉

宋代貢舉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人之初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  
齊朴記誦之士皆濟以爲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師慶厯中置內舍二百人  
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闕端平此王安石榮周官王制之所緒  
自京師至郡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爲上舍免解發  
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顯取士而廢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習  
庶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革推魯然新經字說頒命四  
方駢學者宗已其後議臣極排力抵于是經義詩賦定爲兩科馴至兩渡後兼  
行不廢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  
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自唐以來  
所謂明經不獨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故賤其科而不通者其法特重乾德

三年定計州貢舉條法及殿試之式三年陶穀子邴權上第帝曰聞穀不能訓  
子邴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令聚試之別命儒臣于中書聚試  
自此始五年元宗奏合格進士諸科凡二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而未及引  
試也明年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刻磨才  
對問失次上黜之仍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殿試遂爲常  
制又親試進士王式等乃定于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制試與省試各次始  
有升降之別太宗卽位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聖  
十技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自是開一年或二年乃貢舉八年進  
士諸科始試律義士道進士免帖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始分  
三甲錫宴瓊林苑端拱初制部試已帝虞有遺才取不中格者再試之于是由  
再試得官者有數百人凡考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  
官知舉先是有擊鼓聞鼓誦較試不公者淳化三卒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卽赴



貢院仍糊名者較遂為別既廷試進士第一人天子寵之以詩自淳化來停貢  
舉五年真宗即位復試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請名者凡百餘人較藝之  
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自是宋與六十有二載天子取才唯進士諸科為  
最廣名卿鉅公皆由此選而仁宗亦嚮用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  
至元中李淑侍經進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淑對曰考官以所試分考不  
能通加平較士之中否始繫于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  
等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于是宋祁等奏教  
不本于學較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嚴名實有司束于声病學者專于記誦則  
不足盡人才參考眾說擇其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者而教之于學較然後  
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舊常充試者百日而正試于州者令相保任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為去  
留而罷帖經墨義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人學日限而進士益相習為奇僻

險怪之文號大學體歐陽修知貢舉病其抑之自是文體亦少變王洙侍適  
開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和大夫廢興士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  
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就若裁其數而屢舉也議咸請易以問  
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主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  
易為簡察偽濫自不能容使疾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開歲一行其貢舉  
進士諸科悉詳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而罷說書舉未幾以登第者眾驟至  
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神宗篤意經  
學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蘇軾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  
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常無人而況於學  
較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  
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較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貢舉之法行之  
百年治亂盛衰不由此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

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  
 生和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  
 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察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  
 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虛墓士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  
 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  
 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  
 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上不遇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  
 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也世士人纂類經史紛雜時務謂之策  
 括待問條目屢挾譽盡臨時剽竊竊真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  
 又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十付難考  
 之吏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唐之通曉故是使法雖有以名取人厥服輿論之  
 美亦有指路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有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

黨之論通勝取人又豈足尚哉至于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公也  
 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易常用其一二頭腦習學  
 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則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帝讀  
 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今  
 欲復復古制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于是  
 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一經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  
 一首次策三道中書撰大義武須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明經墨義  
 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士分五等出身而稍增進士額安  
 石華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士進士令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新義既頒  
 一時學者莫不傳習至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  
 書不列於學宮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  
 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自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如專以策帝

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耳哲宗元祐初司馬  
 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采神宗罷賦  
 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合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  
 一家私學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與已者黜使聖  
 人坦明之言轉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人于異端若已論是先儒果非何  
 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得如此其急也至于律令勅式皆當官  
 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大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  
 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銀練文致之事為  
 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乃立經義詩賦兩  
 科罷試律議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語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  
 士習兩經試亦如之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  
 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

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遂通字去曹經義非過  
 通額三分之一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  
 士行以示不事取文學之意帝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較科舉制度非  
 是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徽宗設辟雍于國刻以待士之升賢者然州郡  
 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較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較宣和三年詔罷  
 入下三舍法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牒試遇科舉仍自發解  
 六年禮部試進士賜第百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然雜流  
 閭宦俱玷選舉而祐宗之良法蕩然矣高宗紹興元年詔請道就州司類試三  
 年廷試得張九成為第一凌景夏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置第一  
 帝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避畏宜推首選五年初試進士  
 于南省飭有司毋以飾繪章句為工當以淵源學問為尚自神宗朝程頤以道  
 學倡于洛四方師之中興以來科舉之文稍用願說諫官陳公輔上疏詆願學

乞加禁絕時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至是詔自今時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稍解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帝常曰向為士不讀史遂用詩賦今則不讀經不出數年經學廢矣詔復行兼經是科殿試特宣示曰對策有指陳時事頗亮切直者並置上列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首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大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誣史學盡廢此後進征征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于是士始有定嚮而得專所習矣孝宗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帥試士習射論殿最之法寧宗慶元二年韓侂胄指道學為偽學故是科取士稍泯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尋中禁用偽學之黨會鄉試必令書不是偽學四字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命有司六經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為一題以杜挾朋黨偽偽之計理宗朝既

弊思職有司命題特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舛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或反見遺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至文字是非顛倒愈甚時謂之繆種流傳時場屋士十日盛卷軸如山有司不能徧視迨千日限去取不能皆當且士人既以本名納卷或別為各或易以字一人而納二三卷不禁狹書又許見燭于是經義可作二三道詩賦可成五六篇舉人文章不精者有困於披閱幸皆中選乃以兄弟承之或轉舊同族奸詐百端乃貢鄉鄰廢官嚴治虛偽縱容之罰其弊稍息淳祐十二年諭輔臣曰邇年科舉取士鮮得實效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潛奏乞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尚存剗舉里選微意度宗咸淳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大抵宋之得才為法不一太祖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凡

三科景德二年增置六科天聖七年又增置高蹈臣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式又有書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按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為天聖士科景德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下第入應而拔萃亦不復置矣寶元間比中科目者不十年登禁從慶曆間朝廷惜其恩命艱難其選皆取僻書傳注疑似之說以為題而誤之又行近臣論薦之制而制舉隨貢舉開設矣嘉祐六年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其謂朕何有司不得已置之下第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功直王安石惡其說自是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行紹聖中又罷遂改置宏詞科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理宗嘉熙後復立詞學科夫自太平興國以來以至於後云百餘年與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是科有雖請抗策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若乃四六對偶鋒機贊頌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蓋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純而謂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恐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故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至于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元代貢舉

元太祖始得中原輒用科舉選士太宗即位十年猶以論賦試士後方一以經學為本世祖既定天下王鶚許衡議立取士法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每三歲一試士從本貫官司于諸邑戶內推舉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著經明行修之士結狀保舉以禮敦造然當時仕進有及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國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其出于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補盜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資進至

工匠皆入班資而與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授下俾之保任遠人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雜吏道雜而多端者歟文宗至順元年詔國子生積分及等者省臺閣院官公同考試中式者以等第試官不中者復學肄業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泰政許有壬力爭曰科舉若罷天下之才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賍敗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舉未行臺中賍罰無算豈盡出于舉子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寔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豈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餘名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則科法于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大抵元之用人偏于國族勳舊貴游子弟故選舉之法久而未行仁宗決意行之由此中華繼拔之士僅得拔十一千千百若謂科舉遺賢才則可謂妨選法則非也雖六年復行科舉法而元之設科亦止于是歲云

明代貢舉

明初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是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策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畧次騎射俱求寔效毋虛文洪武三年下開科詔務使中外文臣一皆由科舉而進六年詔科舉取士終淳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然是時科薦並行其科舉之制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成貢為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其散歸外省者提學官照例于科舉正額外者選起送與庠士一體較藝其科舉之士凡詞理平順者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其舉人會試下第者送國子監進學願回讀書以俟後舉者聽其士之舉于禮部者以三月朔日上御殿親試之後更以三月十五日著為令永樂二年禮部奏請選士之額上曰朕初即位姑率其多者又論禮部會試下第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令翰林院再試之十二年北京請鄉試始命侍讀會聚中允鄒緝王之應夫洗

馬楊得編修周述王之此而宗命主試之若宗時大學士言北人文學遠不  
 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乃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  
 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宣德  
 二年禮部尚書胡濙請臨軒策士五年上臨軒發策畢賦策工歌以示讀卷官  
 七年尚書張瑛士言人才氣運相為消長不可預為額數又以士子之在學校  
 者多衰老不得擢用令擇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增開貢例正統初祭酒  
 陳敬宗以為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  
 榜庶茂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會試數各省鄉試數有差景泰元年令  
 各衛官舍軍餘送人學者許入試八月劉鈺考順天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  
 乃虛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鈺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題之成  
 化二年廷試以羅倫為第一會試以章懋為第一會狀咸稱得人論者比之唐  
 會未進準榜云十二年學士丘濬主會試時士子有慕學道者或思為說與

之行以微名濬固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正故廖道南謂明興策備雅自丘  
 文莊知貢舉始宏治丙辰命學士王鏊主會試鏊取士專尚經術險譎奇表者  
 一切屏去宏治間文依一寢士習稍端鏊有力焉嘉靖六年從學士張璠請各  
 省鄉試擇翰林院科部官為之主考毋令權歸外簾十三年復遣京官于各省  
 主試而內簾不許撰錄外簾不許閱卷蓋王司不分心于試錄則較閱精而去  
 雷必當監臨不分心於試卷則防檢密而奸弊不生又如兩京監試不許與聞  
 編號布按二司不許仍充總裁外簾以省奔命之煩局各房以杜通同之弊  
 禁積役以屏傳遞之奸與夫文格之當辨也上習之當主也諸臣所議纖悉俱  
 備矣而文休濫觴離經畔道不可復挽然則文運關于世運斷不誣哉  
 息關蔡氏曰進士之選其自隋始乎曰非隋也周也周制大樂正論造士之  
 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此其始也但周之時內則國子之選舉外則諸侯之  
 獻貢而于是有貢舉之名然皆以德行道藝致之于平日而後貢舉之于下

廷初無所謂設科較藝者也其設科較藝則始于隋爾嗟夫進士之選久矣  
 循古之名而已矣古之寔矣考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拜云者想其恭敬  
 而不敢慢也三物之教心曰賓興賓興云者想其禮待而不敢忽也則周士  
 之濟濟有由來焉由漢以來固不能如拜受賓興之禮猶州長身為勸駕雖  
 當時號為諛諛若公孫宏者猶出于鄉人之勸勉未嘗有自進之風至唐楊  
 肅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蓋古者上有求于下其後也上下交相求又其後  
 也下始急于求上此古今之所由異也然自漢設科以後科自紛上不知其  
 幾大抵自漢至隋以前惟行孝廉秀才之科自隋唐至宋明惟行進士明經  
 之科至博學宏詞之目立則尚文而不考行矣故韓昌黎謂古之豪傑必慚  
 是選而且試以經義律以時藝則所向皆無用之文矣取士于帖括其所  
 取者果安在哉但鄉舉里選之法壞士之抱寸長挾一藝者非此無由自奮  
 干功名故進士之科歷唐宋明皆行之然觀唐人之話謂二十老明經五十

少進士則猶進士為劣而明經為優也觀宋人之詩謂焚香禮進士擢身待  
 經生而後知在宋之時已經生為輕而進士為貴矣沿及于明而進士  
 為重固其勢也而宋明以來得人之盛亦莫甚于進士則又何也蓋朝廷之  
 待之既厚則卓犖非常之士皆願出子其途出于其途而後可以致通顯則  
 士亦得以伸其才壯其志得人之盛固培養之力居多若其出為明經雖登  
 仕籍而終身淹滯不得振故遂為庸庸記誦志氣頹敗者所托足豈王者立  
 賢無方之意乎今日就進士一科與置之制考之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元  
 宗以考功望輕移試禮部于是有定所焉殿前之試始未有也自武后以對  
 策為親試殿前于是為常制焉設衛棘園始未有也自唐楊凌始開三行  
 試于是為故事焉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宋朝因之至熙寧復加經  
 義之制至明而經義策論兼用焉臨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宋朝興國加  
 試以論至熙寧始定策試之制而明朝亦專用策問焉糊名之制行于淳化



而諸州之糊名則自明道始易書之制立干祥符而諸州之易書則自景祐始傳義有禁昉干雍熙匿服有禁昉干天禧慶曆則有昌貢之禁祥符則有挾書之禁到邱卷首因温仲舒之言而行嚴禁秉燭因成綸之言而行舊未有避親移試者也而祥符張士遜請行之舊未有隨侍就試者也而景祐昌朝請行之廷試取工或取之多或取之少而與廷試者不黜則始自嘉祐之二年舉士歲數或一歲一舉或間歲一舉或四年一舉或累歲不舉而三歲一舉則始自治平之四年自梁顛等唱名干是有唱名及第之典自王世則等錫宴干是有錫宴蟻林之禮其待進士者何其嚴且重也夫昉之既嚴禮之既重則薦干鄉試干部策名干天子之廷者何忍負之哉而論者謂古之德行取士而工心正今以文藝取士而士習壞其弊固然猶不聞舉孝廉者濡如泥舉隱逸者求高價乎而謂德行取士皆正人豈其然乎聞嘗推原其故蓋古人才一出成周人才出于學戰國人才出于客漢之人才出于

更唐之人才出于科舉偶用里選則人才亦由里選而出夫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世第恐如齊皞之以貴而不得舉主參元之以富而不得舉則畏嫌自私因非也又如錢徽典貢舉而權李宗閔之親奚達珣掌貢舉而陰取楊國忠之子則徇情自私抑更非矣彼若宋白典春官而蘇易簡王禹偁中選程羽掌貢舉而李沆王旦寇準張詠勝各使人才流為數世之用伊誰之力歟方平司文賦尚典要歐公持衡文變渾雅使文章以通經博古為尚者又誰之功歟不然而過眼空迷目五色至司自嘆矣落却親情賈至公王司被朝矣錯認顏標作魯公主司受汚矣執法則多矯往情則滋弊可不慎哉然士所當自勉者不曰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乎果如張齊賢受知先朝擢自下第齊儀狀偉秀擢居首選韓琦唱名太史奏臨楊真賜第公卿皆賀豈非一時盛事乎不特此也王曾狀元及弟而志不在温飽范鎮奏各第一而久不自陳則其著節立身又有出

子科名之外者而謂科名果足重人也哉

廣治平學卷二十四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學校篇

三代學校

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則學以藏彙命之曰庠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而太學為土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簞履相之所言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而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鄉學則曰教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而太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澤宮于是虞學以養庶老夏學以養國老商學以祭樂祖澤宮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賕獻馘皆在焉是為

廣治平學

卷二十四

學校篇

三代學校

大學凡鄉皆立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皆立  
當代之學而頗其制環水如半壁曰泮宮此立學之制也故學始於五帝明於  
夏備於商而莫詳於周自其國學言之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  
之世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教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曰敏德以爲行  
本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以三行曰孝行以親父母曰友行以尊賢良曰順行以  
事而長保氏養以道而教之六藝曰五禮曰六樂曰五射曰五馭曰六書曰九  
數教之六儀曰祭祀之容曰賓客之容曰朝廷之容曰喪紀之容曰軍旅之容  
曰軍馬之容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凡教世  
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于夏秋冬學于冬其教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小樂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于大司馬贊之胥鼓而春  
籥夏大司馬詔之警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爲教也皮  
弁祭服不敬道也衞雅肆三官其始也入學鼓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

也未下禘不視學也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獵等  
也時教誨有正業矣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縵以安暇博依以安詩雜服以安  
禮所謂不與共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修息游無不在焉耳至此  
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焉三年視敬業樂羣焉五年視博習  
親師焉七年視論學取友焉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能強立而不返則謂之  
大成此造主之大倫也自其鄉學言之則一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  
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仲仕焉歸老而有道  
德者爲之師人生八歲入小學知室家長幼洒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  
焉二十而冠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士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  
之凡見大節踐大義焉當是時教始於此開設於州鄉本於家塾黨庠州序  
以達於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至其不率教者亦不逮  
樂也故其自習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技一畝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所

聞見無失。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且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盡其才。一曰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被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聞見。有不待閱習而後能者。是以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流及既衰。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嘆之不息。凡以此也。

### 兩漢學較

漢興。尚于戈。以平定。而泐未遑。庠序之事。孝文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一置一博士。浸向於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言終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卽位。博士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原本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于是始興太學。立學較之官。三公弘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上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前此

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公孫宏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今陛下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此四方太平之原也。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良七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還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富與計偕。諸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各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制曰。可。自此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詔郡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

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率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  
 表未作遭成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  
 美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  
 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焉東  
 漢光武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  
 武五年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  
 博士論難於前栢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亂  
 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  
 堂辟雍靈臺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脩法物之駕盛情道之  
 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興射禮  
 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未屬別立殿舍擿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明初林

之士悉令通考經章句異國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盛於永平矣至九年為四  
 姓小侯開立學較置五經師順帝初將作大匠翟輔言明帝時辟雍如成教設  
 大學未尉趙喜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坵  
 勿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詔繕大學更開招房舍焉陽嘉元年木  
 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左雄又奏徵海內各儒為博士於是負書來學雲  
 集京師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設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射  
 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五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  
 相尚儒首之風蓋衰矣相帝延禧五年大學西門白壤裴楷上疏曰太學天子  
 教化之宮其門無故白壤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矣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  
 譏汝南南陽又有書誦生肅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從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  
 以下莫不畏其聲議履履到門車修乃上書誣告膺等奏太學游士交結諸郡

學政篇 兩漢傳教

四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詐誦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收執  
 唐等輩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道廢放。邪枉  
 熾結。洵丙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曰三君。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厨。猶古  
 之八元八凱也。靈帝熹平五年。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而楷言果曰  
 矣。時帝頗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以經術相招。後  
 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以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  
 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闕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書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取州郡三公。舉  
 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以爲尚書侍郎。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  
 列焉。

魏晉六朝學職

魏文帝黃初元年之後。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管州郡有欲學者。

晉書。太學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如薛  
 大。聚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明帝即位。高第  
 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遷除限不過長吏。懼非所以勸學。  
 帥勵意墮也。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數。六藝所宗。宜隨學有優劣。待以不次之  
 位。帝納之時。有詔議圖丘而應書與議者。而無幾。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皆相  
 徒飽食而退。學業廢隕。乃至於此。晉武帝傷勳軍國。猶復修立學。較太學。序初  
 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十餘人。詔已試經者。皆之。堪受教者。令人  
 學。其餘遣還郡國。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  
 五品以上子弟。得入國學。然自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稽阮之倫。士溺虛恬。放而  
 成俗。誓祖禮法。流溢無節。時王坦之非時俗。故瀟不救儒教。常著廢莊論。以為  
 弟生者。其言諱。論其義。既誕人因籍之。以為獎薄之資。於是禮與浮妻俱徂。偽  
 與利。湯並肆人以克己為耻。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踴義之態。班

子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又李不深抑虛浮常著學歲以為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于。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然。陵。夷。已。久。卒。莫。能。正。晉。元。帝。初。立。軍。旅。不。息。學。較。未。修。王。尊。上。書。言。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今。若。肆。遵。前。典。興。復。道。教。擇。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傳。修。禮。之。上。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時。戴。逵。亦。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畢。沒。衰。然。向。風。今。夫。下。豈。小。於。魯。衛。賢。哲。乃。乏。於。曩。時。廟。與。不。闕。故。也。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理。學。之。時。此。言。似。是。而。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後。又。必。三。年。而。通。一。徑。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興。制。禮。作。樂。者。哉。又。賈。游。之。子。未。必。有。斬。將。塞。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伐。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功。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疏。奏。納。焉。于。是。始。修。理。學。不。未。下。太。元。時。選。公。卿。二。千。石。

子弟為生。增造增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苦。士君子則與其列。西將軍庾亮有武。言。備置學宮。明為條制。欲合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卒。又廢。宋高祖受命。明平建議。國學未就。而崩。文帝雅好書。文使舟陽尹慮。江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嗚呼。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明帝太如中。初置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二人。齊高帝即位之初。崔祖思建言。請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人。次。于是詔立國學。以張緒為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尋以國哀。罷武帝永明二年。詔立學。上以國學既立。省聽。明觀。召公卿以下十弟。置生二百二十人。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上館以聽。明四部書。尤之。又誣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由是翕然更尚儒術。及東昏欲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

上表言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人國學以行禮也。太子人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異于國學。期是晉代殊具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大學尚存之可也。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無講授之實。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分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就學受業。又釋奠于先師。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亦。可謂優勤矣。然心崇佛教。弟以興學養一為美行。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入主心術。所向可不慎哉。陳文帝承梁季之亂。國學未興。天嘉以後。稍置學官。然時經喪亂。衣冠殄碎。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後魏武帝初定中原。即于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明年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和中仍改中書學為國子。及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陽。詔營國學。樹小學十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雖舉。未立而經術彌顯矣。隋文帝既平寰宇。稍賈旋帛。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廩不畢集。又觀釋奠之禮。自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迄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聞。既而窮奢極欲。啟邊疆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宏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於此。

唐代學校

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有太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二百人。其律書。皆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



置學凡三等。上州縣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為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為差。國子監生祭酒統焉。州縣學生長吏主焉。而門下省有宏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太宗貞觀六年詔罷周公廟。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封孔子後為褒聖侯。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為國學官。數詔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元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無何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諸國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雙豆正經說。缺頒示學宮。命諸儒章句為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弗列。贊孔子廟。延高宗龍朔二年復置國子監。二館六學生徒千餘。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其經藝學成者。長吏設餼飲之禮。而薦送之。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書。律學隸計刑。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以束修之禮。禮于師。元宗即位重需學。詔令御貢明經進士至國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饌。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進。問禮焉。凡天下州縣里詔各置一學。而擇師教授之。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議義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陸堅以為多費。欲奏罷之。張說曰。古帝王于無事時。行往肆。意于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垂意典籍。為益者大。為廢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又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覽羣書。以故經籍大備。又稱聞元焉。至二十九載始置崇元學習。老班文列亦曰。道舉其。上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廕第。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大寶九載。又置廣文館于國學。以領生徒。為進士者。祿山之亂。嗣帝救亂未暇。至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以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奉。詔羣臣著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

中書舍人當哀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官以宦者領之不聽蓋自天寶後學較久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兩都監生而館無定員至憲宗元和二年始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當時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矣而崇元亦有學文宜有祠矣而元元亦有祠嗣至元和又崇佛教以故昧性命者溺於老釋守經執者驚於詞章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利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雖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訂正訛文亦寥寥一二可紀誠李觀所謂德字將權教源將軋者也

宋代學校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初無定員後以三百人為額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一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論月齋長書其行率教不藝紹經子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

優為上舍上等取百授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以俟殿試俱乎苦一優一否為下等以俟省試元祐間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律學生無定員他雜學廢置無常崇寧建辟雍于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下于是由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仁宗時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于是詔曰士以純明林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此取士之甚微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又詔歲賜緡錢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以為學費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時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有司言瑗湖州學所為科條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為太學程而名瑗為國子師瑗既至請擇其徒分治其教

如湖學加篤而四方士雲集賢舍不能容每公私試罷學儀率諸生會首善堂  
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間歌詩奏琴瑟而弦誦之聲徹于中外其  
弟子雖散居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其過之不問可知其先  
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方洛學未興而茂叔諸太學  
就環學援得其類乎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教席蓋卓然有得于占守約  
達才之教者也神宗尤乘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  
其意欲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顯以  
北取士罷廢利舉舊年命諸州置學官給田十頃贈士置小學教授會王安石  
變法因太學蘇嘉言變法事而學官并坐罪後又立飛語謗朝政昭學親殿罰  
之條遂以太學為籍制羅織之具又師生不得謁見講說俱廢哲宗元祐間始  
仍立講訓考課之武帝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且請三  
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從之徽宗政和間嚴元祐學術之禁學官講

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博士弟子語稍及休兵節用即罷禁網雖引用尙書  
御治未亂語亦以為誦誦摛排之宜和三年詔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  
用之謂誠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崇學問詔取士仍從學校三舍法但  
王子各徇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祐之非尙詞賦則謂新經之失互相排斥欽宗  
時楊時上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專用極  
後靡以奉上幾危社稷今奪安石配饗使邪說不能為學者惑時諸生習用王  
學問時之言羣起而詆訾之此可謂習邪說而不知正學者矣建炎初詔即駁  
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為監生光宗時趙汝愚等  
奏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內有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文物彬日幾與  
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知帶不取行干道路鄉  
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歛容遊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于專習經義又  
罷去科舉遂使寒賤之士進取無塗事理俱遠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建太學于

行都行貢舉于諸郡。榮辱升沈不由學校。士子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者月書。盡成文且。臣請重教官之選。後舍法以育才。庶幾士。修定行。不事虛文。而未喜亦著議言。古學較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晝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今學較所教。既不本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也。古大學之教。先于致知格物。而考較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而理之載于經者。以及諸子之學。諸史之事。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謂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至注疏而討論。諸先儒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為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為一科。西年試之。比兼大學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分年附焉。策王諸史。

時務附焉。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才達。可為世用矣。且古之太學。至于教人。而所以取士。故士之求者。為義而不為利。茲士之奔趨。輒較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聞相與言。亦未常問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從其嗜利苟得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遠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懷利于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於議。雖未上識者。疑之。理宗時。臣寮言。國子監內外學校之官。令于士子。程課之外。勉以義理之學。勵以行誼之學。又言。近年士習萎靡。乞申飭。曾教師。儒之官。專意訓導。使之痛習經傳。考訂義理。課試選論。須合體格。去浮華之弊。從之。淳祐六年。帝親書扁題賜諸學。并賜諸生束帛。以示激厲。先是偽學之禁。

其嚴濂洛閩閩之書為世詬病。理宗崇尙正學。追祀諸儒。道術大明。後囚起復。史嵩之沐學。汪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誅不報。而武學京學宗學諸生皆上書論列。時在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等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魯明月。遂行與筆。盡削其籍。已而士論猶紛。帝曰。學較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較要當保其一綫之脉。後寶祐四年。丁大全逐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鋪林例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其奸。大全怒。因取首削六人籍。編遠州。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圖橋太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妄議國政。時號為六君子焉。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力勝。遂以術籠絡之。于是加太學蔡公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吹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悞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黃美挽留之。則視囊之忠直又大不侔矣。豈非下之志趨由上。勵率乎。雖然。士之在學較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謂何而橫議于政。抗直沽名。已非所宜。况乃操持不剛。以利見奪。則豈不若曠野之其哉。是宋之太學。又不得與漢之鈞。同。日而語也矣。

元代學校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此置學之始也。世祖二十四年。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後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浙西儒學提舉葉季上議曰。往者創業之時。軍務甚繁。尚招致士類。今混一區宇。偃武修文。自當作養人才。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乃復立提舉司。專令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上其成材于太學。學士程鉅夫亦奏請。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與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復以餼廩。隆以禮貌。使四方觀感有所興起。上從之。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以好事之。

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  
之命于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師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自  
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於是者守令舉之臺憲考覈之或用  
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成宗時增置蒙古學正武宗時擇衛上子  
弟充國子學生又立國子學積分試貢法一日升齋等第二日私試規矩三日  
熟討科條仁宗時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令敷請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  
業集賢修撰虞集上學校議曰今天下教官祇以資格注授生徒皆莫之信如  
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宜使守令自求經明行修之士具師貢之以求其德化  
之及時服其言奉定帝三年更積分而爲貢舉並依世祖舊制其貢試之法從  
監學所擬大槩與前法畧同而防閑少加嚴密焉

明代學校

明太祖未卽位時卽建國子監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

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全朕統一天下復古帝王之禮爲設國子監念不足盡  
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長有司供饗學官月給俸  
講聖道使日漸化于先王之舊八年諭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  
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人解務學  
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行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與才于是選林伯雲  
等三百六十人分遣之而時輟翰林院修撰檢討爲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  
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蓋重郡縣學如此方帝創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  
請學謁先師乃視事已念國學地隘陋不稱登鷄鳴山見其下地平敞去帝朝  
益遠可使士一耳目于學茫然言曰此天所遺朕以興一代學也命集王構造  
而孔子廟建于學東帝數臨視爲位置規畫明年成帝親詣學祭孔子服皮弁  
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筵倫堂論祭酒願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  
儒卿等位師表堂以孔子之道爲教而天下于道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

為祭酒時初設學。學徒眾。師生相許。教泥不行。上命李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事。助繩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以義。至恒寢食堂。廂不什沐。私第誨切訓導。不遺餘力。而上時時名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觀。後又諭曰。諸子入學之日久矣。令以省其親。賜父母帛四疋。帝方創制天下。而育才造士。顧勤備如此。一傳建文杖節死義之士。有如秦真。其愈出。則三十載錫樹之功。七十齡建極之化。狗與盛哉。永樂時。頒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于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勅盡心講究。毋虛文于宗。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祭孔子于釋老宮。會都陽朱季友請闕所著書。與宋儒以自是。帝怒曰。此儒之賊也。令声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如此。至正統中。兩京祭酒皆得人。北為李文忠時勉。南為陳祭酒敬宗。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為勸懲。且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起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諸

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諸侯伯咸議。生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祀餘皆列待。諸生一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古風也。敬宗刀以師道自任。屢條教革舊習。警乃之政。肅于朝廷。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漫漶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按察司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畫所為申督者。而遣。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為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先是景泰元年。以邊圉費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至是監宗曰。祖宗以來。設大學以教育賢才。非由利貢者。不得濫進。今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才賦所出。其遠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乃革除之。至干勳。臣年少未諳禮度。命入監讀書者。有之。勳戚子弟乞恩入監者。有之。令公侯伯未經入仕。年三十歲已下。

者俱送國子監讀書蓋以學較為育才地也。唐初監規積弛詔起謝鐸為北  
 祭酒章懋為南祭酒兩祭酒律已率人皆放立規約監規為之一振嘉靖時用  
 大學士張璁議詔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校監臣不勝任者改調罷斥又詔  
 部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始祖宗時重國子  
 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即博士學正錄學博行修  
 者亦往往補館職寅內臺其太學生皆貢自郡邑選鄉學之秀彥者充之各省  
 鄉試舉人亦入焉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事叙選而任官其後進  
 士科目益重舉人下第者輩多舉引他故自便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  
 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頹願就教為祿仕討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視異  
 時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啟而國學愈落虎闕重地曾不若郡  
 庠邑序為猶有推擇也又初制特重督學使者之選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  
 司風憲官類皆海內名宿後督學官稍輕柄其任者未盡卓行實學庶士心如

與時始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者儒遠學以去迨科目法行選授舉人之登副  
 榜者几推選功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德老者類  
 得振翰林利道部曹官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為美談後久利弊而儒之職  
 益輕會試副榜者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  
 精力既倦學術維繆無能為諸生先凡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簿率以昔不復問  
 行能益講課缺然矣始祖宗朝以經術作人俾研討義理簡黜身心為文一主  
 與貴諸剽竊老莊及狐奇闕異者不錄于是文治漸開其後學校所取士遺  
 棄瑣實獨取粹俊即吳經昨義者皆得雋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以  
 為取足行文而止乎微義與辭因無俟深解為也于是窮年舉力獨取進士科  
 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論即異時所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  
 中可為試日者為擬題搆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焉靡濫國家設科取士  
 直為祿利資且夕效高第異時業棄如弁髦謬悠日久未日萃逸學較之風濫



而聖賢盡性至命之理。國家立教維風之意。胥失之矣。

息闕蔡氏曰。古之學校。養其心。不養其身後之學。較養其身。不養其心。又其後也。養心之教。既泯。養身之政。復闕。君子所以嘆古今之殊也。嘗考周禮一書。纖悉條具。而學校養士之職。獨缺焉。因思周人之所以養士者。非區區餼廡之末也。有樂舞以和平其血氣。有詩書以閑淑其見聞。有干戈射御以嫻其禮儀。其長育人才。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也不以百司職事待學校。不以餼廡之微。俛後。而當時之賢士。亦不有所慕而為有所利而進。蓋其自養之學。深矣。漢承焚書。抗儒之後。學校未遑。武帝從董江都之言。始建太學。時諸生來學。及郡國選詣博士者。困厄而不自激勵。或貧無資用。時行貴作。見館廡猶未具也。元帝好儒。乃廣其員。敕資以用。度于是武帝制弟子之員。僅五十者。增至二千。卷員始盛焉。至光武中。立五經博士之員。修大學。遠豆之典。明宗復加潤色。制度一新。尊養更老。觀聽橋門。其意非不勤其文。非不

盛然。皆養其身而已。故博士徒取儀表。豈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太學僅與受業。豈如同人成。司樂之教乎。執經問難。何如周人春官詩書之學乎。親行射禮。何如周人禮樂射御之習乎。則養心之教。猶缺也。而或謂太學之士。建立公議。扶持各教。可與烈日爭嚴。吾儒之有益於國家如此。然上僅修飾于制度。文為之。未下僅爭長于標榜。氣節之間。使以成周之養士者。養之其所造。寧止是耶。唐設七學。以造天下士。曰國子學。曰太學。者。其生徒以大。臣子孫為之。曰廣文館。曰四庫館。者。以朝臣子孫及庶人之俊秀者為之。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者。皆以習其業者為之。可謂盛矣。不再傳而論堂鞠為蔬圃。國子博士不免啼飢。廣文館生共嘆無甞。祭酒之任。稱為散冗。助教之職。祇荷犁鋤。師儒尚爾。而養士之典。可知矣。豈非養心之教。既泯。養身之政。復闕乎。夫學校教化之本。自唐虞三代。春秋兩漢。以來。未嘗一日廢。即六朝之擾攘。南北之戰爭。猶修舉典制。躬禮師儒。待已而不已。亦以天理人心之

本在是焉。奈何以三百年之唐而反不若倅陋攘亂之國。良可嘆。乃朱泚之變。世道已極。而太學何替。首唱大義。六館震驚。唐之不亡。未必非斯人之力。則士亦何負于國哉。宋祖立極之初。首幸監學。親贊孔顏。斯文有光。然建隆以來。止就國子監釋奠行禮。而太學未有也。慶曆初。始營之。然所居猶狹。生徒日廢。至熙寧間。而若廓若廡。若堂若齋。規模宏備。蔚為大觀。時僅有丙舍。給食之員。後來游之士愈多。乃置上舍。以百員為限。丙舍以二百員為限。外舍則不限焉。養士之員眾矣。而齋有選考之簿。月有選考之日。又兼考其行藝。以為程試。庶於養心之道。為有助焉。乃久之。而視為故常。舉祖宗所以維持人心者。祇成文具。使非有程伊川置禮賢等齋。以誦諸生何由知性理之學。非有胡安定置經義等齋。以進後進。何由知體用之學。師儒之責。願不重哉。元則金革未定。即設國子總教。以董文教之興。既一天下。從諸臣之議。詔興學校。令蒙古人與諸色人一體肄業。亦知為國所重如此。明興學校。

之制。大倫師儒之任。最尊。監生之授。祭最遲。出身之事。例最優。故當時所得之士。或以行義。或以風節。或以功業。或以理學。皆卓然特出。著各當世。不特拔巍科。躋膺仕。徧于中外已也。奈何一變而為人皆之例。遂以太學為國家財賦所自出。初例未開之日。在監者輒近萬人。後開例極廣。而在監者落落不滿千人。是可不思議。人才阻替之故。耶。至郡縣之學。即古黨。遂之學也。在者置有文翁而儒化以成。聞有裴裘而貢士以盛。此漢唐之彰明較著者也。宋初有國學。而郡縣之學未立也。景祐中。詔藩鎮皆立學。焉。寶元中大郡始立學焉。慶曆中。詔諸州軍無不立學焉。而教授之置。亦于是乎始。然不隸于朝廷。第漕司俸幕職兼之耳。至紹興時。始令教授不兼他職。其任之也專。又須擇通經正心術者任之。其選之也慎。明雖因其制。而尤重其事。膳廩之給。優免有條。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即行錄用。政治得失。許給文引。赴京面奏。禮待非不厚。期望非不深。然學者之視庠序。猶陌路。學官之視生儒。若萍萍。佩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781